

【中国历代奸相丛书】

张建国 主编

蔡京

下

杨海光◎著



还原人物本色
了解历史的真相

古之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掌民之生
杀予夺之权，握国之兴衰盛败之柄。
良者为相，百姓之幸；奸者为相，社
稷之灾。何为忠，何为奸？注注模
糊。所谓大忠若奸，大奸若忠。



还原人物本色
了解历史的真相

中国历代奸相丛书

张建国 主编

蔡京

杨海光◎著

下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第十九章

蔡京和童贯刚把所列异己名表藏好，来访者便匆匆忙忙闯进门来，不知是喜还是悲，不由分说，就将头扎在蔡京怀里痛哭抽搐起来：“兄长，这些年来你遭贬罢官，四处流落，一家人也受株连，可苦了咱蔡家了……”

童贯先是一旁愣神，这时发现来者是蔡京的弟弟蔡卞，近前劝道：“这不是蔡卞弟么？蔡兄已经入相，天大喜事，你哭得什么？”

“弟弟是悲喜交集，故而激泪迸发！”蔡京眼睛也潮湿了：“在我被赶出京师，谪居杭州以后，弟受牵连，也被贬出了京师，跟我受委屈了！”

“兄长，弟有事与你说！”

“只管讲吧！”

蔡卞望望童贯，欲言又止。

蔡京笑了：“我与童大人早已是生死之交，情同手足，





讲什么话都不必避着他。蔡卞，兄这回之所以能重返京师，跃居相位，全凭童大人在皇上面前周旋呢！”

“啊，谢童大人提携之恩！”蔡卞拜道。

“既成一家，何须客套？贤弟，有甚事，只管讲就是了！”童贯道。

蔡卞这才稳下心来，说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兄既已入相，就需重整朝纲，重施政令，倘若对那帮守旧臣官施以仁政，继续留在朝中，必有后患！”他欲借兄之权势，对那些元老重臣进行报复。这一点，他与其兄蔡京观点一致。

童贯道：“这一点，咱兄弟三人想到一起来了。方才蔡兄与我商量了一份名表，请你过目！”

蔡京取来名表，摊在案上：“对，要清，就清个彻底！不管他是守旧派还是变法派，只要对我们来说是异己者，就将其全部拿掉！在此同时，将利己者提起来。你看这名表，漏掉了谁，只管讲就是了！”

蔡卞阅罢名表，点点头：“这些人，跟小弟要说的差不多。只是那尚书左丞张商英，曾写过《嘉禾颂》，吹捧过司马光！”

蔡京点点头：“写上就是了。还有么？”

蔡卞道：“在准备重用的臣官中，应该把邢恕的名字写上，他可是兄长的老友啊！”

“对！对！”蔡京大悟道：“看我这人，有眼不识亲呢。”



童贯道：“那就往后瞧吧，谁为宰相卖力气，就随时提升谁。谁站出来与宰相作对，就毫不客气地拿掉谁！”

蔡京道：“童兄所讲极是！来，为咱们兄弟重逢京师，为固我宋国江山，咱兄弟三人共同举杯，干！”

“干！”

三人同时一饮而尽。酒杯碰得叮咣作响。

蔡京正式问政的第一天，没有理睬因遭水灾各地纷纷飞来的求援折。而是拿了需要清除的异己名表，去进见徽宗。

徽宗正与刘妃玩赏蔡京进贡的《春鸟图》，蔡京进来了。

“啊，蔡爱卿把鸟画绝了！”徽宗赞道。

“看了这群小鸟，把人心都引飞了！”刘妃夸奖。

这位傻皇上，你哪知这幅令你喜欢的《春鸟图》出自被蔡京侮辱的乡下少女聪儿之手啊！

蔡京不知羞耻地献媚道：“只要陛下喜欢，又不嫌笔拙，臣抽暇多作几幅就是了！”

刘妃高兴地说：“好呀，请蔡大人多赠我一些书画，我最喜欢书画啦！”

蔡京道：“臣遵命！”

刘妃自知蔡京与皇上要议政事，便自觉离去了。

徽宗问：“蔡爱卿，见朕有何要事？”

蔡京道：“治国先治政，臣反复思索，要继先帝之志，实施新法制，必须首先清除元祐奸党！”





徽宗问：“元祐奸党？”

蔡京道：“就是拉帮结伙，反先帝推行新法的那拨死党！”

徽宗道：“那伙反先帝奸党都有何人？”

蔡京从怀中取出名表，呈递徽宗：“臣与朝廷众臣征求意见，列出了这份名表，请陛下过目！”

徽宗接过名表，轻声念道：“元祐奸党人名表：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轼、苏辙……”

蔡京道：“对！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奸党共计120人！”

徽宗问：“爱卿打算怎么处置这些人？是否将活着的党人贬职就可以了？”

蔡京道：“以臣之见，这邦奸党，流毒广而深之，若不采取果断措施，必有后患！”

徽宗问：“依蔡爱卿之意……”

蔡京道：“立‘党人碑’！将那些元祐奸党人名字，找石匠刻在石碑上，立于朝廷的端礼门外。凡刻在党人碑上的名字，已经死去的，下令削去原来的官职称号；活着的则将其贬到外地。这样，满朝文武大小官员，均可识别元祐党人，从中记取教训！”

徽宗眼睛大亮，称：“此方绝妙也！”

蔡京乘势说：“时不宜迟，请陛下书写党人名表，臣速差人找石匠石料刻写！”



徽宗道：“好吧，朕马上办理这事！”

蔡京出师有利，回到府上，与童贯、蔡卞等人商量，又将向太后垂帘执政时，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，分为正邪两类，再分上、中、下三等。邪类五百余人。后又将元祐、元符党人合为一籍，共 309 人，刻石朝堂。他曾追随的章惇、黄履、吕嘉问等十余个变法者，也都被指为“党人”，“为臣不忠。”尚书左丞因与他不合，他就指责张商英写过《嘉禾颂》颂扬司马光，也被列入元祐奸党，赶出京师。

蔡京力排异己行动，在朝中引起大哗。

蔡京道：“立‘党人碑’，乃皇上圣旨，谁敢违抗，定斩不赦！”

他决定从反立“党人碑”的臣官中抓一典型，杀一儆百。

这一天，蔡京派人监护在端礼门上立“党人碑”时，来了许多臣官围观。但只看不议，唯恐惹出事端。

然而，众官中，偏有不信邪之种。

舍人刘朝为人正直，一向直言快语。他见这么多元老重臣被列入奸党，出口便讲：“蔡相进京师，朝中无好人了！没想到皇帝养了这么多奸党！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蔡京派的差官问。

“卑职不服，准备上书！”刘朝并不气馁。





“难道你不怕杀头了？”差官问。

“脑袋掉了碗大的疤。主正义，何以死而惧之？”

差官将此事报告给蔡京：“舍人刘朝反对立‘党人碑’，准备上书皇上！”

蔡京听了拍案大怒：“胆大奴才，胆敢违抗圣旨！快！莫等他上书，推出去斩首！”

刘朝遭到突然袭击，未及动墨上书，就被押出朝廷。

刘朝在大骂“蔡京奸臣”声中，丢掉了脑袋。

监斩官令人将刘朝首级挂在附近一棵树上，并贴了一张告示：“违旨不遵者，同样下场！”

杀了刘朝一个，吓住了众臣百名。蔡京此举，真的取得了杀一儆百之效果。朝廷众臣个个提心吊胆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被列入“党人碑”的在任朝官，在一片恐怖气氛中，纷纷被贬出京都。一时间，京师内车马不断，娘嚎儿哭，一片凄惨景色。

要清，就清它个清清楚楚，不须留半点泥淖。蔡京下了这样的决心，也决心这样做。

这天晚上，蔡京派人又召来童贯和蔡卞。商议彻底清除政敌之事。

蔡卞比其兄决心还大，狠狠地做着杀人手势，道：“活着的奸党，贬什么官，杀掉就是了！斩草除根么！”



童贯道：“斩草除根，防草再生，故然是好事。但先帝无此先例，恐徽宗皇上不准啊！”

蔡京言道：“童兄说得对！咱们不能做违先帝之事。但只要咱们定出法规，捆住他们的手足，他们也就无法再跳起来了！”

蔡卞善解兄意：“对！要把他们变成活着的死猫！”

童贯赞道：“高，让他们只能喘息，不得乱窜！”

商议一夜，烛泪渐干。

蔡京集众议，亲动手制定了下列法规：

一、台谏之论已者和欲引以自助而不从者“悉陷以党事”；

二、元符末上书进士充三舍生者罢官；

三、以元祐学术聚徒教授者，监司觉察，必罚无赦；

四、党人子弟与“元符上书邪等人”，不得至京师；

五、毁司马光等绘像和苏轼、黄庭坚等文集；

六、列名“党籍”，落职远窜；

七、宗室不得与元祐党人子孙婚姻；

八、书奸党为大碑，颁于郡县

……

书毕。蔡京便念予童贯、蔡卞听。

蔡卞伸出拇指称赞其兄理政事谋略高于历朝历代之宰相：“天下历相，难以我兄相比也！”





童贯竭尽拍马屁之能事：“仁兄之略，与日月同辉，令臣民所佩服！”

有令则行。而行令最快最坚决的当属童贯和蔡卞。

宫中有位苏妃，模样俊俏，才学很深，背诵唐诗张口就来，很受徽宗喜欢。但她曾背后说童贯“是男不男是女非女”的坏话，童贯便怀恨在心。苏妃姓苏，但与苏辙无亲缘关系，他硬把苏妃与苏辙拉在一起，谗言徽宗，说苏妃是苏辙家族亲戚，预谋刺杀皇上。徽宗起初不信，但有一次竟看见苏妃正玩一把匕首，便起了疑心，令童贯处理此事。童贯诡计得逞，罗织苏妃罪名，后以元祐党人企图谋害皇上的重罪，将苏妃打入冷宫，后又将其用毒药害死。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

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

乱石崩云，

惊涛裂岸，

卷起千堆雪。

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……

“住口！”

这一天蔡卞率人马去汲郡督促检查立“党人碑”及清剿苏轼书文，行至一小河旁，听一个少年正大声背诵苏轼的诗





文《赤壁怀古》，便大喊一声，跳下车来走近那少年，伸手将诗书从少年手里夺过来，翻了翻，问道：“谁让你读这样的书？你是苏轼什么人？说！”少年一下蒙了头：“苏轼是大官大学士，我怎敢与人家盘亲戚？”

“那你为何读他的书？”

“大学士为人正派，谁不知他的诗最受人喜欢？”

“叫你喜欢！”蔡卞将书撕成碎片，揉巴揉巴扔进河里，怒骂道：“你这野种，不知道苏轼是奸党吗？”

“什么奸党啊，反正我喜欢苏轼的诗文，你们还我书，还我苏大人写的书啊！”

“你这小奸党，若不除掉，将来也会变成苏轼！”蔡卞边说边抽出剑，恶狠狠插入少年的心窝。然后，揪住少年衣服，将少年扔进河里：“读你的书去吧！”

小冤魂就这样被列入奸党，失去了稚嫩的生命。血，染红了河水。泪，从蔡卞随员眼里偷偷淌下来。

蔡卞一行来到汲郡府。见府内未立“党人碑”，便怒气冲冲喝问知府：“你们为何未立‘党人碑’？”

知府回答：“卑职没有找到刻碑石匠！”

蔡卞骂道：“你这狗官，哪里是找不到石匠？分明是抗令不遵！”

知府道：“卑职不敢。除找不到石匠外，因严重水灾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卑职昼夜忙于救灾安民之事，故延迟了立碑





之时!”

蔡卞联想到那少年背诵元祐奸党诗文之事，又见知府搪塞立碑，便当机立断说：“立碑之令不遵，元祐党毒不肃，你这知府想干什么？分明是元祐奸党之忠心信徒。来人！”

“到！”随员拥上。

“摘掉他的乌纱，将他罢官为民！”蔡卞说完，连府门未进，茶也未饮一杯，便令随员打道回京都……





第二十章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这天晚上，蔡宅内不时传出蔡京得意的笑声。

他正与人谈话。

按着他自己的策略，不仅大规模排除异己，而且同时提升重用知己。他想得周到，问得过细，不仅亲手列党人表，而且亲自找被重用者谈话。他要被提拔重用的人知道官是他给的，而不是别人。他要被重用的人永远感谢他，且忠忠实实、死心踏地地敬他保他跟他干他所想干的事。他不像历任宰相，提升一些官，把他们召在一起，在相府公开宣布。而是召到自宅，个别谈话，一个一个宣布。他有他的目的，就是以为这样才会给被提升者留下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。

此时此刻，被他召进自宅谈话的对象是起居郎邓洵武。他与其父是世交。他听童贯介绍邓在徽宗面前为他进了许多





美言，所以徽宗才决心召他人相。

有恩不报非君子也。他决定提升邓洵武。

“咱们蔡、邓两家是世代交情啊，我老父跟你爷爷是结拜兄弟，我与你父亲亲如手足！呵呵呵……提起我与你父亲来，还有个共患难的佳话呢！”蔡京呷口茶，大笑一声：“那年我与你父亲一齐进京赶考，走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。肚子饿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见四下无人，便从田里劈下几棵玉米棒子，偷偷烧着吃了！呵呵呵，真有意思！”

邓洵武乐了。他说：“咱们两家的亲密关系，我早就听家父讲过。家父生前再三嘱咐我要像亲儿子孝敬父亲那样，孝敬您老人家。所以，我就乘皇上召我的机会，为您理直气壮的多进了些言，谁知一下感动了皇上呢？天意也！”

“是的。这些年我仕途艰难坎坷，常有小人中伤于我。若不是你进了美言，还有童贯等官说些好话，这宰相位子还不知落到谁头上呢！”蔡京动情地说：“咱们终于得到了天下。我决定提升你为中书舍人，让你知机密，写诏书，担要职，有实权！”

美言换来了升迁，邓洵武激动的眼睛湿润了，发誓道：“大人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一定终身为大人效力！”说着便下跪叩拜。

蔡京扶起邓洵武，亲切地说：“快起来！自家人何须多礼！”



“谢大人!”邓洵武站起。

此时,蔡夫人走进门来禀告道:“蔡卞领一客人来访,大人见否?”

蔡京说:“见!”

邓洵武辞别道:“既大人有客,卑职先走了!”

蔡京道:“好吧,你去歇息,反正往后咱们是一家人了,见面的机会多着呢!”

蔡卞领来的客人是左司谏王黼。他提着一沉重包裹进得门来,不料与邓洵武相撞,包裹落地,进出许多金银来。邓洵武见了金银,心领神会,只回首一笑,走了。王黼却满脸涨红,十分尴尬。还是蔡卞机灵,猫腰拾起一块金条有意识在蔡京眼前晃了晃:“今晚王大人多贪了几杯水酒,没什么!”

蔡京一见钱财,立即笑逐颜开:“不妨事,不妨事,王大人,请坐!”他亲手为王黼沏上从杭州带来的“龙井”,递过去:“请喝茶!”

王黼这才稳心落座,直言显功买好:“哼,那个张商英,真不知天有多高,地有多厚,竟敢与蔡大人争相位。我王黼到底把他整下了台!”

蔡卞应合道:“是啊!王大人敬才重贤,兄长入相,王大人耗费许多心血哟!”

王黼虽能说会道且才学不浅,但他心地狡诈,竟干些整





人的勾当，所以朝臣暗称他是笑面虎。其实，他对蔡京并不敬重，也无好感，只是察觉到徽宗不满张商英并有启用蔡京的意图，就投其所好吹捧蔡京，而攻击张商英。这次携重金拜访蔡京，无非是要蔡京重用他罢了。

蔡京道：“王大人鼎力扶京入相之情，京永远难忘也！”

“当初你我同是一条路上的人，理应如此么，何须讲些客套话？”王黼装出一付很直率很亲近的样子，取怀中一幅画，说：“卑职深知蔡大人最喜欢书画珍玩，特将一幅《春鸟图》献予大人惠存，请笑纳！”

“春鸟图？”蔡京顿时一愣，急忙展开一看，不禁大惊，心想，我奉献给徽宗的画，怎么落到他人之手了？

蔡卞发现兄长神气大变，问道：“兄长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王黼也很纳闷：“莫非大人嫌画得不好么？”

“不。这幅画绘工精巧，绝了！”蔡京问：“王大人，这幅画出自何处？手下还有几幅？”

王黼这才放了心：“这幅画是我的经商朋友朱勔从舒州买来赠予我的，仅此一幅，若蔡大人喜欢，我再托朱勔去舒州采集！”

蔡京细观《春鸟图》，那功夫，那用笔，那鸟态，确实出自聪儿之手。再细观，画面上并无自己亲笔所作题跋及落款姓名，这才稳下心来。心想，倘若徽宗发现此画非已所



作，那就犯了欺君之罪啊！于是他说：“王大人，请你烦劳你的朋友朱勔，这样的画，有多少买多少，全部转交予我，钱由本臣负责！”

王黼纳闷：“买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蔡京道：“因为本官太喜欢这幅绘画了！”

王黼欣然接受任务：“遵命！”

蔡卞大悟，知此画出自聪儿之手，准是兄长借画生情，想起了聪儿，便提议道：“兄长，是否将那聪儿寻进府来？”

蔡京一愣，摇摇头：“以后再议吧！”

王黼问：“谁是聪儿？”

蔡卞道：“就是画……”

“画山庄的一位乡间亲戚！”蔡京皱眉白了蔡卞一眼，收起画，急转话题：“王大人，我们还是议议政事吧！本人才疏学浅，虽经众贤力荐入相，然没有理政经验，因此，我想荐一贤仕，为御史中丞，辅我理朝政之事，不知王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王黼心“呼呼”跳个不停，问：“理该如此，但不知那一贤仕是谁？”

蔡京有意拉长说话声调：“那一贤什么……”

王黼恐怕轮不到自己，心都跳到嗓眼里来了：“是何人呢？”

蔡京笑道：“近在眼前！王大人愿担起重任么？”

